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紅風傳 第一回 蚩蜒精奉旨作亂

青雲渺渺紫雲現，嘉慶皇爺登金殿。十二纜官造監石，此書名為《紅風傳》。
四句提綱敘過，引出一部《紅風傳》來。

話說，道光皇爺駕坐北京七年上，朝中有位中書出身大臣，姓江名百萬，做過山東三年主考。自幼娶妻徐氏，所生二子一女，長子江嵐，濟南府裡做佈政司。次子江峒，宛平縣裡做知縣，一女許配山東榮大人為婚。江嵐無後。江峒也是無後，身邊所生一女，名喚秀英，年方一十七歲，有沈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江老爺在宛平縣做知縣，不曾帶著家眷，夫人小姐們住在山西洪洞縣。

單說道光皇爺駕坐北京七年，正月十七，適逢太山廟裡大會。小姐說：『我父親在宛平縣裡作官二年，未曾回家，今日逢太山廟大會，咱母女二人前去降香，進廟求籤問卜，一來問我父親官星可現，二來保佑父親官星。』老夫人說：『兒呀，言之有理。你回繡樓梳洗打扮，叫家童喚上轎來，前去降香。』

老夫人堂前以下停殘步，叫聲家郎院子恁聽我言，只因為千金姑娘來把香降，眾人侍候不許托延。街上買賣都攆走，不得貼近姑娘前。家童兩旁來喝道，防止閑人偷眼看，老夫人一聲吩咐回宅轉，再說小姐和丫鬟。

眾位明公，單說小姐領四個丫鬟冬梅。春香、秋菊、海棠，來到繡樓，把那梳頭家夥擺在桌中，打開頭上青絲，長有三尺，好不要殺人得緊呀。

一頭青絲如墨塗，梳又梳來盤又盤，左梳右挽盤螺髻，右梳左挽抹雲端，前梳燕子三點水，後梳猛虎歸山林，中間閃掇亂頭髮，一堆堆個菊花心。那根小簪別十字，鍍金耳環墜耳輪。南京官粉淨了面，蘇州胭脂點嘴脣。上穿日月龍風襖，下束山河地裡裙。織金褲腿描走獸，鴛鴦帶子紮兩根，三尺白綾把金蓮裹，紅緞花鞋足下穿。

小姐打扮停當，帶領四個丫鬟，一同母親下了繡樓，穿堂過院，來到大門以外，上了轎車方纔落座。單說家童吆喝一聲，催驛馬順著大街，穿街越巷，來到廟門以外住下。一同下了轎車，進了山門，來到大殿以裡求籤問卜，把他寄在大殿以裡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，山西洪洞縣離城十五里，有個毛家寨，寨北有個地穴，穴內有個妖精，有人說是蚩蜒精。蚩蜒怎麼成精？受過日精月華，百年的道行，變化人形，頭上有角，肚下有鱗，一百零八條腿。只為東門星臨凡，紅鸞星降世，他夫妻隔著路途遙遠，不能成其夫婦，上皇玉帝傳下旨意，差下城隍土地使出蚩蜒精作亂。嘉慶十四年正月十七，天到午時，蚩蜒正在地穴修真養性，忽聽城隍土地有令，領了玉皇爺敕旨，使東門星夫妻團圓。蚩蜒精把威一抖，只聽的一聲響亮，平地陷個地坑，有數十餘丈，驚動男女一齊觀看，只聽裡邊鬼哭神號，笙琴百樂，狂風大起，從裡冒出一股黑煙來，上至天下至地，先掛龍後刮紅風，只刮的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那些男男女女各自回家，生意買賣關門閉戶。

單說江秀英小姐主僕來到廟門以外，纔要上車，那大風呼聲來到，只聽一聲響亮，把小姐刮去了，老夫人丫鬟也刮去了。

單說蚩蜒精托著小姐把威風一抖，『咯叉』一聲響亮，起在半虛空中，這可了不得了。

上方刮到梭羅村，回頭稍帶鬥牛宮，往東刮到東洋海，回頭稍帶雷音寺。刮的渾身流虛汗，二目緊閉不能睜。刮了三天並三夜，刮到江南蘇州城。

列位明公，洪洞縣到蘇州有多少路途，有三千餘里，怎麼刮這麼遠，上節書已交代明白，玉皇爺差蚩蜒精送紅鸞星與東門星團圓，所以纔刮恁樣。閑言不必多敘，書歸正傳，蚩蜒精仍還到毛家寨修真養性。

單說江小姐刮到蘇州大街以上，停了多時，方纔還陽。舉目抬頭一看，也不是洪洞縣的光景，又不是太山廟的光景，也不是江家亭的光景。小姐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說：『江秀英呀！

你本是女流之輩，年方一十七歲，不出家門，最不該出頭露面前去降香，偶遇大風刮到外鄉，休說想到回家，只怕你貞節難保。』江秀英想到這裡，長叫一聲：『蒼天呀！天呀！』不由的滿眼落淚。小姐哭了多時，抬頭一看，路北有個土地廟，求告：『土地老爺，與我母親托上一夢，俺娘知道我在這裡，差一家童帶上轎去，把我接回家去。』小姐想到這裡，欠身起來往前緊走幾步，來到土地廟內。土地老爺大吃一驚，說：『小鬼，你急速出去，小姐本是狀元之妻，無有我的坐處，那有你的坐處。』小鬼站在廟門以外，小姐雙膝跪下，尊聲：『土地老爺在上容稟，把你的神靈顯一顯，搭救小奴回轉洪洞縣去。』

土地爺不知我家何處住，細聽小奴表姓名。家住山西洪洞縣，城南十里江家亭。先祖名字江百萬，三任主考在山東。伯父名字叫江嵐，濟南府裡作布政。

我父江峒官職小，宛平縣裡受朝封。無生多兒共多女，生下一女江秀英。正月十七把香降，不料西北起紅風，刮了三天並三夜，刮到江南蘇州城。我好比喪家之犬無處奔，斷線風箏無根繩。土地爺你把神顯一顯，搭救小姐轉洪洞。保佑母親團圓了，翻改廟宇塑金身。

江小姐土地廟內來祝告，土地老爺吃一驚。

欲知後來怎麼樣，下回書裡說分明。